

○人民國不許入校，其選舉權與被選權更無何失。漢人之講方言者，在城中他大埠外，隨江五屬人皆已，然在濱市及出外游學與官商人士，乃并背國語，若出城咫尺，即可訝呼早，嘆早敬晚晚，一語不通，人在告，僅八十餘歲，除土人及奴隸外，凡是編戶，無不曉此者，有之，亦以此講方言之一上屬爲十下屬之一，長省尺，欲尋風韻始姑之迷題一寸者，即有一亦輸入時調皮小產也，近邊之天足，號爲時髦，則度亦且一定穿大絲鞋，一足繫草履，望去殊欠雅馴，比之秦晉之小脚，一紅一綠，名爲芭鞋者，文野不可道里計，又各屬方言，雖云自爲風氣，然聽之不遇小異大同，惟普通之性，雖與對於國語之方面，不特不合，且有不服學之存意存焉，甚至笑罵其他之并能國語者爲不規則，不根，故家

○四冰肌玉骨，如凝梅一品，新自北其舞台，蓋其臨面黃之（事詳此中）特賜七絕二首贈之。

○秋老江南趙李家，日暮銀燈亂打七香車。

○廂座有妖嬈風不華，才過經年留史二驚。

路行見

(徵甫)

情影於銀幕焉。(一景錄)

本報實失實記、刊載未畢、其妹情懷、又以失實實、讀者謂、方某作實、現已其將撲撲、以後有實員、向、實當、否、

○坤角花旦、唱奏、現錄漢口大舞台、頗能引起、觀者之色、觀之、前、任財政廳長李、某氏、自卸職于黃、

○國高春牛 亦杭州世家子、好事新劇、性情風流、愛穿繡褶式、舊學門、投止、視為巨頭、高瞻其日用、而使供枕席、繡額既傾、恣高淫樂、一曲、後庭、擲數白金無吝色、府中婢僕、皆稱高公子喜玩兔子、漸滋物議、高乃遁潘去、出顧亦皆識高、高德前悲後、如壁者皆無良、無復前此之豪與矣、

○詔索撥 亦有好曲之癖、不愧某公、常在高公于府中、見歌郎王佩蘭、面點之迄今贊美勿絕口、後游臨海、有習旦者姓周氏、年可十五餘、風人譽之為梅蘭芳第、葉竟大施繡繡、歸杭後為友朋談及、猶似芳流面類、自明臨福不淺云、

○國孫正軒 杭州醫生也、而雅口餘桃蘭仙之好、常留蘭啓民於家中、深夜施手術、為醫其後尻之病、顧居孫家可半年、衣食皆仰給於孫、亦猶潘經武之投高春牛、贅婿富家、安然騙取金錢、顧潘者一流人、以有老斗為榮幸、最談何老斗之不悟也、

○薛羅賊 此公亦中醫學校教員、亦好明花月股肱之病、顧其扶掖、眼太不高、專喜押奴斯膝、至于御者、尤為所喜、每見御者、必厚叩之、所押者曰桂森、曰阿水、皆玉趾泥泥之明傾、著有一御詞七古一首、稿存寶公君處、與義翁之時始堪頑頤、小富披披士某報中、以其品不高、故屈為殿軍、

○如是是我聞 呂某玉勝脫離舞台生也、有綠絲吳之說現正疑尚條件、(飛絲)蘇州香姐小姐、即曾為私娼之李老一、足跡未滿、萬遠東旅館、昨在卡爾登跳舞、頗為人所注目、據云、此來將入電影界、他日當可見其情影於銀幕焉、(一景錄)

○孝婦氏後、不問時事、專事聲色、對于雪蘭、大加讚賞、自計狐媚、然不能得美人之青睞、忽前日、該伶向奉主乞假三日、之費、與李老訂交、李老乃受寵者、驚、頗快異之、

○恩曉者亦搭漢口大舞台、該伶牛老休、噪口兒、唱無味、英矣、